

第一章 標本室裡

標本工作室理所當然總是在解剖，從牆面與書櫃上的擺設就能看出端倪。標本剝製的工作區有個書櫃，書櫃格子中總是擺放一個個以鐵絲固定的老鼠骨架，櫃子旁的地上擺放石虎與藍鵲的標本，由於是乏人問津的練習之作沒有售出，已積累許多灰塵在毛皮與羽毛之上；另一邊牆面上掛著水鹿的半顆頭頸標本，碩大的身軀與分岔的鹿角十分醒目，而一旁的展示獠牙的山豬頭頸標本看來十分兇狠，彷彿這山豬隨時都要衝向人類大腿，切破獵人的股動脈，讓人流血而亡……

正夫只知道水鹿和山豬的頭像標本，是多桑近期的完成品，多桑的標本技術十分優秀，這兩件作品皆已被人預訂，不久後便會被人取走。至於木櫃格子正中央有隻奇獸，可就是平地難得一見的「黃喉貂」，這可是要到兩千尺的高山才看得到，據說這動物可是凶猛無比會獵食山羌，與牠那看來溫和可愛的外貌截然不同，所以眼前的黃喉貂標本張口怒吼，彷彿隨即要襲擊前方，看來十分有氣勢。

對只有十歲，個頭尚小的高山正夫來說，他總是習慣仰頭看向那些動物標本，畢竟父親製作的這些標本十分生動，若是不注意而眼角掃過，便會覺得這些動物在角落中仍然存活，正吱吱喳喳發出窸窣聲響，不是在偷吃東西、甩動尾巴，就是藏匿在櫃子角落，彷彿正大聲宣告我還活著——我還活著啊。

但高山正夫常常回頭一看，標本仍是標本，一切都只是眼角餘光產生的幻覺。

今年是西元一九四三年，昭和十八年的春天。到了台灣的一九三零年代，山地的蕃人武力抵抗已少見，所以許多山上物產都能隨時購買後送下，有時平地人還能付費給蕃人當嚮導去打獵，或是進入蕃人傳統的山區登山攬勝去。也就是如此，動物早就能隨意購下，高山一君早已製作過幾隻帶著巨角的水鹿半身頭像，掌型的巨大分岔鹿角，一具便足足有五十到六十公分長，光是要固定鹿角就弄得全身大汗、手腳痠疼；高山一君還做過一隻黑熊標本，胸前有個 V 字型，是個地方官員去和山上蕃人訂購，打算在家中書房擺放黑熊標本，站立起來比正夫還高，看來真是氣勢非凡。

高山正夫因為父親高山一君的職業關係，從小便從工作台上的動物屍體來認識動物，不管是穿山甲、石虎、水鹿、山羌、山羊、老鷹或食蟹獾，甚至有一回還送來水獺，這台灣溪流中已十分稀有難見的動物，正夫都已熟悉到能一眼辨

認。但今日正夫只望向標本一眼，便趕緊回過神來盯著工作桌面，只因爲今日的任務，是要製作大木桌上的狗標本。

狗很常見，但這隻大狗讓正夫看得出神，只因這隻體型健壯的柴犬是來自日本的品種犬，柴犬對正夫來說還十分陌生，畢竟品種犬和台灣常見的混種野犬可是大不相同。

「多桑……要開始了嗎？」打量許久後，正夫問起工作桌另外一邊，站立苦思許久的父親高山一君。

高山一君已年近四十歲，目光炯炯看向桌上的狗屍，此時穿過玻璃窗的灰塵光絲，正照耀著工作桌上擺放的狗屍，光絲塵埃在狗屍身邊漂浮閃爍，正夫的父親高山一君沒有回應正夫，兀自打量這狗屍，眉頭都看皺了。

「都僵硬了……」高山正夫的雙手在狗屍上觸摸，嘗試改變屍體的姿態，但已扳不動屍體的前後腳，也無法打開狗的口部，身爲標本製作之家，正夫知曉這狗早已死亡多時，只希望趕快處理，可不能讓屍臭竄入二樓。

正夫家的一樓是標本工作室，二樓便是家人起居室，要是腐屍氣味竄入二樓，那可會讓人夜不能眠。

此時是圓山動物園的正中午十二點半，天空正上方的太陽將人影鎖在腳底下，湛藍無雲的天際炙熱無比，參觀動物園的孩童們多半在樹蔭下休息，要不早已結束旅程回家去，不會在大熱天時在動物園走逛，在這四處無比安靜的此刻，附近樹上的蟬隻正狂亂鳴叫，麻雀在屋簷吱吱喳喳。正夫看向窗外，從小到大的標本製作直覺告訴自己，這氣溫之下狗屍即將腐壞，但多桑高山一君仍不發一語，反覆眯眼打量這隻狗屍，溼熱的亞熱帶氣候讓高山一君擦去額頭上的些汗珠後，才能緩緩回答。

「這隻狗病癱在家裡快兩天才死，現在送來我們這裡……」高山一君呢喃回應，隨後在狗屍旁邊左看右探，再比對手上的狗兒生前照片許久。

「這品種在台灣不常見，我看圖鑑，是日本柴犬。」高山一君走向書櫃，翻開書頁後遞給正夫看，正夫也順手從桌面上拿起照片好奇探看，白狗在白鬍鬚的

日本老仕紳身邊挺身合照，或許是富商家中飼養的狗兒，狗兒營養良好、清洗乾淨的平順白毛之外，也沾染沉靜儒雅的神情，顯得也十分溫柔高貴。

送狗屍而來的人說起，這柴犬是在一位經營煤炭生意的日本仕商藤田先生所飼養，是當初來台灣經營生意時一同從東京帶來的家犬，正因為營養良好，住在庭院中照顧得宜，這狗已飼養十年以上，這壽命對台灣的家犬來說可並不常見。柴犬老死後本來要下葬，但藤田老先生年歲已大，因為這陪伴許久的狗兒死去而十分傷心，幾個親友們便和藤田老先生商量決定，要將柴犬送來做成標本，繼續陪伴老先生。

高山一君繞著大桌上的狗屍身不斷伸手打量，用自己的手當作比例尺在狗身上比劃，像個奇特的儀式。隨後撥開狗嘴，查看狗嘴牙齒滿是結石，犬齒也搖動，光看屍體狀態就知道這狗十分老邁，高山一君再觸摸狗的觸摸皮下脂肪，能有脂肪的狗代表能吃飽，畢竟這年代就連豬都不一定能養得肥，家禽家畜大多乾瘦，能夠生在富有之家的狗，真可說是比人更是好命。

「這隻狗……還真是好狗命啊。」高山一君打量狗屍後在一旁紙上登記，忍不住呢喃說起。

「呵呵……說不定牠這一生……比我還好命啊。」

高山一君仔細打量完狗屍，閉眼思索多時，終於拿起鉛筆在筆記本上快速畫起草圖，經過多年訓練後，高山一君的動物姿態畫像極佳，簡單幾筆就能看出動物的身軀律動，再描繪起動物身體的細節，皺褶或凹曲的身軀，彷彿這動物依然存活。

「正夫，你覺得這樣如何？」高山一君在紙上畫出的，是一個炯炯有神的狗兒，彷彿看見主人回家後，正屁股坐地，側頭好奇看向前方。

「對了，正夫你要多注意，狗和其他動物最大的差別，就是狗看起來眉毛會動，所以仔細看，狗的表情能像人類，看得出喜怒哀樂，這可是其他動物的表情做不到的，知道嗎？」

聽起父親教誨，正夫點頭觀察父親畫下的標本姿態草圖，父親的標本筆記本

上滿滿的動物草圖，四足動物們或坐或臥、躺下或奔跑，飛行或閃躲，若沒在腦中想像好這些動物「活著」時的姿態，製作完的標本只會讓人一眼便覺得假。

這標本工作室就在圓山動物園的園區內，正夫老早就對動物園內的動物十分熟悉，但就算是四足動物也各有姿態，大象的身體和獅子比例便大不相同，唯一相同的只有重心方向，這便是地心引力給予世界萬物的拘束。

「就這樣吧。」高山一君下決定後，這才穿上工作圍裙，將雙手以酒精消毒後等待乾燥。此刻正夫也戴上醫生用的橡膠手套，以免被動物屍體上的毒素所影響。

「正夫，你去檢查刀具。」高山一君叫喚後，正夫便隨即拉開一旁靠牆的木櫃抽屜，拿出一個牛皮紙包，將紙包在大桌一角緩緩捲開，裡面有整組已煮過消毒的刀具設備，為能因應各種動物不同身軀的需要，刀具有大有小，有弧形的刀片與幫忙拉開皮膚的勾具，也有大片的刀能刮除脂肪用，還有能刺入皮下的長鋼針。

清點這些刀、剪、針與金屬勾後，正夫熟練地將各種刀具攤在桌上，窗外突然有窸窣聲傳來，原來窗外有人正好奇在偷看一眼，窗光閃動之際，正夫下意識的轉頭回望，陌生人便驚懼的快步離開。

正由於標本工作室位於圓山動物園的邊際，過往總有些逛動物園的孩子好奇往室內探看一眼，便會被這些標本而驚駭到踉蹌跌倒，有時甚至嚎啕奔逃而去，若是剛好看見製作標本的過程，與這屋內兩個蕃人父子目光相對，便會嚇得快步走掉。

「沒關係，不要管外面的人。」工作室需要明亮的光線，所以不能拉起窗簾。

如此「偷看」的目光，正夫早已習慣，自從正夫上公學校(小學)後，已逐漸從同學口中知曉自己就是個「蕃人」，五官與膚色都與所謂的平地漢人有差別。由於公學校內百個學生中，也就只有幾個「蕃人」，正因為稀有，所以甚至有同學會來教室窗邊偷看正夫一舉一動，窗邊目光總讓正夫十分忐忑，卻也在讀書多年後逐漸習慣。

「正夫，專心面對眼前的事情就好，外面的人不重要。」

高山一君又叮嚀，正夫便點點頭。

「是的，多桑。」正夫喘口氣，繼續把刀具仔細擺放與消毒，以免刀具上的細菌影響後切割後，讓標本發生腐敗。

身為一個才十歲的孩子，正夫還沒下刀的資格，只能在一旁協助遞上刀具，讓高山一君方便操作。

「來吧，刀子拿來。」高山一君已打定切割方向，便向正夫伸手拿手術刀，刀刀已被反覆打磨到無比尖銳，在窗光前映出森冷的光影。

製作標本的目標主要分成兩種，第一種是骨架標本，第二種是剝制毛皮標本。世人所購買的，多半是剝制毛皮標本，畢竟動物骨架對常人來說有些恐懼。最神奇的是一個動物屍體，可以同時做出毛皮與骨骼兩套標本，一個屍體竟可以成為兩個標本？這動物自身永遠想像不到——這世界上有兩個自己，皮與骨，哪個才是真的代表自己？

要剝制好標本，首先便先將獸屍攤放大桌上，但和動物屠宰最大的不同就是，剛宰殺的家禽野獸四肢尚軟，但通常送來做標本的動物屍體都已僵硬。

「這隻只要皮，知道吧……要注意內臟不能破，刀尖不能進去，只能劃破肌肉層。」

多桑邊說邊教學，以刀尖比劃這柴犬的腹部。

「知道了，多桑。」正夫點點頭，雙手已空出來，準備拿著木桶子接內臟。

手術刀尖先從腹部肚臍位開始算定位置，高山一君小心翼翼刺下第一刀，是由於怕過度用力，會刺破腹肚下方的內臟，所以高山一君將刀尖刺入狗皮體表後，便以緩慢且細緻的刀工，在皮膚上適切的劃上一條長線，隨即以刀尖側向，將皮下肌肉相黏處緩緩切割，再順著肌肉方向將四隻腳也切開，花費不到二十分鐘，竟然已便狗皮完整剝下。

四足動物的身體，就像是一個較大的圓筒狀軀幹，配上細長的圓柱體四肢部分，小心從腹部開始下刀，單純是因為較不容易被觀眾看見腹部的縫合處。當然，下刀也務必取直，只因為未來縫合時，乾淨的切口當然比較容易好縫合。

「你要記得，腳的皮膚最好都與軀幹相連，不能切斷。」高山一君手指比向狗身，畫出一個虛擬的想像範圍，皮膚連貫切勿斷裂，雖然斷裂也可彌補，但表皮需要風乾，要是風乾效率不同，皮膚緊緻度也會改變，到時裝上去可是會長短腳呢。更何況柴犬是較短毛的犬種，必需更注意切口的方向與縫針方法，以免被觀眾看見標本身上的痕跡，要是被看到標本身上的傷口甚至線頭，那麼對來看標本的觀眾來說，就算動物姿態再擬真，心底上便無法認同，只會覺得：「這不過只是個標本嘛，有什麼了不起啊——」

「接下來，頭部、身體軟組織的部分不能留下，留下來的都會腐爛。」

口腔、鼻腔與眼睛都是軟組織，無法留下，高山一君用刀尖將老狗的嘴部給卸下，拆下的身軀部分，全都進了正夫手上的木桶中。

完整切下狗皮後，正夫空出的雙手便開始拉扯住狗皮的後腳，父親高山一君則拉扯狗皮的前腳，兩人協力將狗皮左右攤成一個平面，彷彿成為中藥店會看見的蛤蚧乾。切忌皮膚下的脂肪不可留下，那是整個動物身體最容易腐臭的部份，父子倆人便拿起刀具，細心反覆刮除掉脂肪，不久後，刮下的黃色脂肪就在盤上堆疊起來，慢慢成為一個脂肪丘陵，當脂肪都刮掉乾淨後，便可掛起狗皮風乾，待順利風乾後，再浸泡一次藥水防腐，便能將狗皮縫製在「假體」上。

標本上所謂的「假體」就是「假的身體」，當剝製好的毛皮準備好後，就需要套在一個形體上，好撐出身體形狀，可以用石膏雕刻而成，或以木頭都行。

對正夫來說，剝製毛皮的流程帶有血腥氣息，彷彿自己只是個細心的市場肉販，只有製造假體的流程更像「創作」。剝下的毛皮是固定的形狀，要如何呈現動物姿態，就只能靠調整假體來讓動物站起或趴伏，咧嘴叫起或是長久沉默。毛皮沒有生命，是塑造假體的人讓動物看來有生命。對已熟悉標本製作流程的正夫來說，他很快便明白假體才是標本的真正核心，人人都能很快學會毛皮的剝製技術，但打造假體需要認真學習動物姿態與解剖學，可真不簡單。

裝入假體前，標本還有許多任務要執行，風乾脫水與浸泡藥劑依序進行，最後才能將毛皮套入假體，再套入假的狗嘴部與鼻子，凹去的狗眼眶中，方才置入玻璃假眼珠。

窗外積雲遮住太陽，標本工作室內，已打造完成的奇獸標本一個個兀自看向前方，動物眼神都因為裝入玻璃眼球而炯炯有神。說來奇特，這些動物死前肯定因傷病而躺地不起，要不因為打獵受傷而厭厭一息，但死亡氣息在動物死後反而一掃而空，重新被豎立成雄壯的姿態，正夫每次凝視這些標本，便會覺得這真是「人死留名，虎死留皮」。

柴犬毛皮已準備得差不多，下一部要泡入藥劑之中，父親便要去一旁製作「假體」，正夫則幫忙收尾工作桌上剩餘的狗屍處理。

「後面就交給你收尾，若你不行，就叫你哥下來幫忙。」高山一君頭也沒回的交代正夫。

「是的，多桑。」正夫轉頭，面對桌上平常人少見的，失去皮膚的狗屍。

高山一君語畢便轉身洗手去，脫下工作圍裙，回去後方準備雕刻假體。一旁地上已擺有許多陰乾的大木塊，高山一君走去一旁，用鉛筆在木頭表面上畫好線，圓柱木頭在經過切削鋸砍後，外型輪廓會逐漸清楚，彷彿這些木塊是標本真正的「魂」，讓一張攤平的皮，重新撐出生物該有的立體形狀。

只是柴犬已取皮下來，但肉身仍為業主所有，所以不適合當其他動物的飼料，儘管自己私下送人也不會被人知曉，但高山一君堅持自己該有職業道德，為求慎重，正夫只能把動物屍體送去園內焚化爐中火化。但完整的剝皮動物屍體容易被人誤解，畢竟這年代物資缺乏，怎會有剝皮而去的無用動物肉身？所以必須如屠宰牲口那樣分解成塊後包裹起來燒去，這樣無關藝術成分的勞動，便理所當然交予正夫完成。

正夫拿起鋸子開始解體狗屍，正夫記得多桑的叮嚀，這是要送去焚燒的屍體，務必小心別讓內臟流出。正夫拿起鋸子，準備從狗脖頸處分離頭顱，再順序從前腳開始鋸掉四肢，光是如此切割，便會讓屍體造型成為六個「塊」。只是骨

頭比想像中更加堅硬，正夫最不喜歡肢解的這個流程，滿頭大汗之外還會沾染到各種屍體污漬，也還好這隻狗身已僵硬，不會沾染到一身鮮血，只是狗骨真的太硬，正夫先鋸下四肢與尾巴，但狗頭頸骨太硬，正夫的鋸子竟卡入狗脊椎中拉不動，正夫只好走到樓梯邊，對二樓叫喊。

「輝夫哥——幫我一下好嗎？」

「好——」位於二樓的高山輝夫今年才滿十八歲，正在二樓讀書準備中學校五年級(等同高三)的期末考試，放下課本後，輝夫從二樓踩踏樓梯而下。

由於輝夫身材魁武，只要家中需要出力之事，便都讓輝夫幫忙。從二樓跑下後，輝夫只看向狗屍一眼也沒多說什麼，從小到大生在標本之家，動物屍體已看過百千個，早已見怪不怪。

「多桑說要處理掉，我鋸不動……」正夫比著卡住的鋸子，輝夫看向狗屍一眼，忍不住苦笑起。

「哈哈，你還得多吃點飯啊。」

輝夫接過鋸子開始前後拉扯，老狗雖然年邁，但因為營養充足，骨質竟沒流失太多，狗骨頭質感與硬木十分相似，不像有些動物的骨頭像軟木塞一樣，只要鋸開後，輕鬆就可以鋸斷。

輝夫鋸出滿頭汗珠，直到狗頭即將斷去。

「來吧，最後幾下交給你」輝夫把鋸子遞給正夫，正夫握緊鋸子反覆拉扯，終於取下無皮的狗頭，正夫將這個狗頭捧在手上查看——喀喀——窗外又傳來窸窣聲，正夫回頭看向窗外，原來是一個大概十歲的女孩，身穿洋裝撐著傘，在大太陽下好奇探看這標本室內，女孩正好看見捧起狗頭，額頭上滿是汗珠的正夫，又看見桌上支解的狗體，這一切畫面太過駭人，女子忍不住驚聲尖叫，隨後踉蹌坐地，也不管一身新穎的圓點洋裝，只能手腳並用在地上爬，恐懼逃開。

西元一九四三年春末，正夫沒想太多，與輝夫相視一眼後淨忍不住唇邊的笑意，外界的眼光，不過就是對於這職業的窺視，兄弟倆望著滿桌的肢體，只想趕

快將桌面粉塵與肉塊悉數擦去，將一切不需之物都焚燒而逝，畢竟二樓可是自己家呢，務必保持乾淨，不留下一絲腐臭的氣息。